# 朋友妻,骑不骑(01－05)

（一）

“怎么了，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是不是我老婆把你衣服洗坏了，有事你就说话，酒和你有仇啊。”刘冲拍着

我的肩膀对我说。

我抑起头，又将一扎啤酒灌到肚里，看着这个儿时就在一起的玩伴，我能说什么？难道让我把刚才在他家看到

的事情向他说一遍？他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太冲动。

我扬了扬手，“没有什么了，刚才在你家看了一会电视，中国国奥队踢得太臭，心情不太好，就喝点。”

“原来就这事啊，不过真他妈的应该大醉一场，踢得算是什么玩意！”他听了也恨恨地骂了一句，“小姐，给

我也来两扎。”

＊＊＊＊＊＊＊＊＊＊＊＊

原来半夜拉着一个醉鬼回家这么累，冷风一吹，酒劲好像下去了一些，刘冲似乎也有些清醒了。我想了一路，

觉得长痛不如短痛，还是和他说了吧，“冲，今天我去你家看到小薇她……”

“她，她怎么了，我老婆没什么说的，我一生最爱的就是她、她了，她…”

稀里糊涂的说了几句话，靠在我身上又睡了过去，嘴里还不停的在说什么话，不过怀疑是史前语言，我是一句

也没听懂。

终于打到一辆车，刘冲已经是人事不省了，四扎啤酒对于我这个酒量太一般太一般的人来说，也不是个小数量，

终于把他背到了家里。

他家是一个普通的两居室的房子，在情海，羔羊看了那么多文章，好像都是大款，但我们的确只是太普通太普

通的老百姓，西区的高级住宅，郊外的高级别墅，对我们来说，实在是有些遥不可及。

当初为了结婚，刘冲是狠了狠心把他父亲留给他的一幅名画卖了，一次喝酒喝多的时候，他走过来，红着眼对

我说：“你知道吧，那幅画是我父亲留给我唯一的遗物，我为了结婚。我把它卖了，我看它就像看到我父亲一样，

我不孝啊，呜呜……”

不过他的女朋友真的不错，一米六八的个子，长发披肩，五官都很普通，可绝就绝在组合到一起简直就是完美

了，她也姓刘，当时我们这帮哥们还戏称刘冲是同姓恋，婚后对他更是没得说，这把大伙羡慕的，这小子美的，一

天嘴都合不上。

昨天看完ＮＢＡ常规赛，姚明那球打的真是不错，居然拿到了三双，简直是我真都有些没法形容了。我们这帮

朋友，心情好时得喝，心情不好时也得喝，一顿猫尿灌得我，家都回不去了。算算，就王冲家最近，那时也没考虑

人家是新婚夫妇，直接就跑他家睡去了。我这人还有个毛病，就是一喝酒就吐，好嘛，把自己新买的一身都朋吐得

快成火山爆发时的爪哇了。

第二天醒酒一看，这个心疼，刘冲瞅瞅我，乐了。“你小子不能喝别喝呀，好家伙，这下看你怎么出门。”取

笑我一番后拿了他一套衣服给我穿上，说是我那套衣服让他老婆去帮我干洗一下，省得我爸妈看着心疼。

晚上我另一个哥们，城东所的片警赵东的儿子满月，我一看，哥几个都得去呀。

喝着喝着就谈到我衣服身上，那几个小子，一肚子坏水，说说就变成我衣服

昨天找小姐没带钱，结果小姐把衣服给扣下了，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半斤金六福下肚，我也是脸红脖子粗的跟

他们吵，刘冲这小子也不讲究，明明知道衣服她老婆帮我拿去洗了，也是跟着瞎起哄，这下给我气的，直接一把把

刘冲钥匙就给抢下来了，说啥也得去他家把衣服取下来，穿上给大伙看看。

赵东更能整，“唉我说刘冲，你能信她？你媳妇那大美人在家，你就放心让他上去？”琢磨也是那么回事啊，

都八点多了，上人家就人媳妇在家，我也没法去呀，我站着是坐也不是，走也不是，闹个大红脸。

“随便，哈哈，没事，我老婆今天上夜班，不在家。”

“哈哈，我们还以为你那么大方呢，老婆自己在家也敢让色狼上去，他可是小学时就给班花传过纸条的主。”

大家伙还在起哄。

还好小饭店离他家的楼不远，对了，再有点在这交待一下，不是哪个警察都有钱，都黑，都有钱上大馆子，大

宾馆吃吃喝喝，不过警察里有三分之一黑的，到老百姓嘴里好像就没好人了，其实不少警察都是不错的。

他家住六楼，想想我们这地方的楼的开发商就他妈的王八蛋，上面规定是八楼以上就得安电梯，他可倒好，全

是七楼，住六楼，我还得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三楼就听楼上有人说话。

“嗯，我和别人串班了。他今天和哥们出去吃饭，嗯，他们有个哥们今天孩子过满月，晚上回不来，我走到楼

道了，嗯，快点来，我都想你了。”然后就是开门声。

妈的，又是一对狗男女，我在心里暗骂，趁老公不在家就在家搞破鞋，不过如果这事放我自己身上，也挺幸福

啊，现在上网方便了，什么中国网络建设，中国信息高速路什么的没看出来，好像就是搞破鞋容易了，弄得现在小

姐都不好干了。刘冲这小子好像前段时间发了点小财，在家也整了台二手电脑，估计目的也不纯洁。

我快走了几步，想看看这个女人是谁，走到五楼半的时候一招眼，他家门刚

关上，当时我酒就醒了一半。我拿起手机就要拨号，想想不行，这家伙的脾气，要是现在说了，借着酒劲不得

闹出人命来，我先放放，站在五楼半就开始抽烟。

过了能有十多分钟的样子，上来个男的，楼道里没灯，也没看清样子，感觉个子和我差不多，不过人要瘦些，

敲刘冲家门，“姐，在家吗，我来看你了。”

门一开，刘冲媳妇一看这人，“老弟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门关上我马上就跟着上去了，把耳朵贴门上，听见里面有人说话：“刚才在五楼半有个男的站那抽烟，我有点

不敢上来了。”

“没事，这楼里没有认识我们的，你怎么来的这么晚。”

“没事就行，我想死你了。”

“等等，先洗澡，他们一喝一宿都喝不完，时间够用。”

再过一会就听到里面有动静了，不过离卧室挺远，听不准是什么，不过这对狗男女保证是干上了，我在外面是

左思右想也没想出应该怎么办，后来想想，不行，怎么都得进去，走到门口用力的敲门。

“谁呀？”里面说话的声音很紧张。

“我，开门，来取衣服了。”

过了能有一分钟，刘薇穿着一套粉红色的睡衣给我开了门，乳头很明显的顶出两个突起。我仔细的看了看，她

现在呼吸很急促，脸上还有未去的潮红，有些不敢面对我的目光。

“小刚过来了，你衣服在屋里，干洗完我就取回来了，我给你取过来。”我

站在门口没动地方，看了看房厅，没有那小子的东西，藏得还真够快的。

她把衣服从里屋拿了出来，低着头说：“你们今天酒散的真快呀，我家刘冲怎么还没回来？”

“没散呢，不过那几个小子老说我衣服是扣小姐那了，这面子得争回来。”

听到我说这话，她长长的舒了口气，“你们呐，一天到晚就是喝，身体都喝完了，告诉我家刘冲早点回来。”

“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酒不喝不行，估计这顿饭吃完还得去唱歌，得明早六点左右能回来吧。”

“你们哪谁也不听老婆的，还有你，快点成家算了，对了，告诉刘冲一声，明天晚上小秦家里有事，今天我们

串班了。”

“知道了，一会我告诉他一声，说家里那口子让他早点回去，走了。”转身的时候还故意在门上撞了一下。

“没撞坏吧？”

“没事，就我的量，喝这一斤多金六福啥事没有。”听我说了这话，她嘴上

流露出一丝不容易发现的笑容，但是我还是注意到了。

＊＊＊＊＊＊＊＊＊＊＊＊＊＊＊＊＊＊＊＊＊＊＊＊＊＊＊＊＊＊＊＊＊＊＊

不好意思，这段一点Ｈ都没有，原来想按Ｃ６００的路子改写《出轨》了，但是这兄台一直不更新，里面的人

物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改，没什么，原创一点，后文怎么发展还希望听听大家的意见，再有就是，这里有些话是

东北方言，可能南方的朋友可能看不大懂，见谅啊，还有就是这些字我打了一个小时十一分钟，好像打字速度还不

错，呵呵。

（二）

总算是把这个重达九十公斤的家伙弄到了床上，我坐在床上，掏出一根５５５，一面抽一面想这件事情到底应

该怎么处理。

刘冲和我从小一起玩到大，小时候因为我比较弱小，别人老是欺负我，他没少帮忙，后来一起在河北当兵，那

更是不用说了。原来以为他们两口子是现在标准的模范夫妻，天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想着想着头就疼上了，这事

没看到好像比看到更好，本来应该是他痛苦的事现在变成我痛苦了。虽然是好哥们，但你家事不能放我身上烦心哪，

我又没和你老婆搞。想到这，伸脚就踹了刘冲一脚，这老哥哼哼了两声也没啥反应。

正好他家能上网，在网上消磨一下时间吧，打开电脑直奔海岸线，这是我的一个好习惯，虽然没有零零漆的Ａ

片止痛法那么神奇，不过看看Ｈ文总是能让我心情放松很多。哇，有新文章了，名字是，嗯，《邻家夫妻》，看看

再说。哎呀呀，这个主人公真有本事，居然美色在前基本上能坐怀不乱，真是强人，要是我的话，早就干个人仰马

翻了，摄像头监视？好主意。

对了，在这里要简单介绍一下我了，张小刚，男，二十九岁，现在在一家保安公司当保管员，人嘛一米七五的

个，长的帅……好像不是，不过也不丑，属于那种给你一耳光跟着跑人堆里找不着的主。目前为止没有老婆，没有

女朋友，没有过性行为，自认为在现在找我这样的好像是比找火星人难度还高那么一点点。

说干就干，马上下楼回到公司，叫门卫老头开门就用了我二十分钟，我刚想骂，想想可也是，现在都半夜两点

了，虽然说门卫不能睡觉，不过门卫也是人，多少有点同情心吧，一肚子的国骂也就咽回去了。

进了屋里开始找，开始想用最普通的那种有线的，不过那也不行啊，第一工程太大，第二我也没地监视。想想

好像公司新进了一种ＳＯＮＹ的无线摄像头，大小和纽扣差不多，不过我他妈的最烦小鬼子了，看看有没有其他的。

我靠，就小鬼子的合适，咋整哪？最后实在是没招了，把ＳＯＮＹ的商标撕了，眼不见心不烦。

对了，这玩意多少钱，还得看看。一看价，我晕，六千多，虽然是保管员也不能拿着不给钱哪，这要是让老板

知道了，非但炒鱿鱼，估计还有把我送局子里的想法。哥们，六千元，考虑了半天，好像还是哥们值得更多一点，

不过我也在怀疑如果这玩意要是超过一万是不是还是哥们值钱就不大好说了，明天先把钱拿单位来，没人查就先用

着，有人查再把钱交了，应该也没啥事。

看了看说明，使用蓝牙８标准，支持传输５１２位加密，最远支持平原开阔

地五公里，里面自带的纽扣锂电可以支持六个月。我家离刘冲家能有三里地，就

算是中间有楼什么挡着，应该也没有问题吧，马上又打车回刘冲家。进屋突然想起来了，他老婆怎么没在家，

难道是偷偷的跑了？房厅的桌子上留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老公，哥哥家小雨病了，我去医院了，冰箱里有做好

的饭，你回来时自己热一下吧。爱你的老婆。”看这纸条上的字，多么恩爱的夫妻呀，如果我不是在几个小时前亲

耳听到了那些，打死我也不会相信她会是那种红杏出墙的女人，这年头，人好像都疯了。

进屋一看，这老哥还像死猪一样躺在床上，先不管他了，琢磨一下放哪比较好。如果钱方便的话，最好是一个

房间放一个，不过我可没那么大款，拿一个都让我够肉疼的了，卧室，房厅，厨房，卫生间，放哪好呢。想来想去，

还是放在房厅吧，隐蔽而且有一个可以直接对着卧室的视角。

说干就干，拿起凳子就要把摄像头放在门上面的那块匾上，这块写着“百年好合”的匾当初还是我送的呢，可

是现在。我叹了口气，我又不是上帝，哪能管得了那么多，不过如果我真是上帝的话，第一个先把那个什么小犬蠢

一狼弄死，弄得它永世不得翻身。

活干完了，我也得睡一会了，睡床就是比睡沙发舒服，上次在他家住我就是睡的沙发。以后拿到证据就好办了，

不过拿到证据我又应该干什么呢？胡思乱想了一会，我也睡着了。

“起床，起床，”我眯着眼睛一看，好像是六点四十，按说我妈不应该这么叫我，哦，对了，昨天我是在刘冲

家睡的。

“操，才几点，让我再睡一会儿。”他昨天睡得可是呼呼的，我可是忙了半宿，抓被就要蒙上。

“好好看看几点，快九点了，如果你不想让老板炒的话，就快给我起来。”一只手抓起被就要给我掀开。

“快九点了？”我人一下子就弹了起来，好像当年在部队紧急集合的时候也

就是这个速度吧，两分钟之内，衣服穿好洗漱完毕，一看表，八点三十七分，抄起衣服就往下跑。

真险，老板今天有事来晚了，九点二十才到公司，我嘛，虽然路上塞车，但是还是抢在她前面，早了一分钟进

了公司。

要说我们老板人应该还是不错的，三十几岁，一身职业套装，风韵犹存，原来人一直是很好的，就是在去年她

老公出车祸之后就变成神经质，我们几个不错的同事经过集体讨论，一致认定，是因为突发事件引起的更年期提前

到来。

“小刚，知道老板今天因为什么来晚吗？”喊我的是小王，年纪没我大，不过比我来的早了几个月，老管我小

刚小刚的叫，特臭屁。

“我哪知道。”白了他一眼之后，“还不是更年期综合症，再有就是我比你大，下次管我叫刚哥。”

“先不说这个，昨天我在午夜吧门口看到老板了。”这小子神秘兮兮的说。

“不可能吧！”午夜吧是我们这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小姐长得都特漂亮，

不过光有小姐就不能说非常有名了，因为那里还盛产鸭子，不是北京烤鸭，更不是什么馋嘴鸭，而是名符其实

的男妓。虽然没有进去过，不过路过时见到过几个在门口聊天的，真是要体格有体格，要模样有模样，绝对比当年

那个因为卖屁股被人扎了几刀那个歌星要强多了。

“骗你干嘛，我没看到我也不相信，不过三十几岁的年纪，如狼似虎啊，只是为什么要去那找，公司就有很不

错的吗，比如说我。”看着这小子一脸的陶醉相我就想吐。

“得得得，干活去，我可不想让老板把我炒了。”我把他推了出去，这种家伙唯恐天下不乱，也许是长的比较

像而已，不过如果真的是这样，也有可能。算了，别看三国落泪，替古人担忧了，我的六千多从哪出，这才是大事。

和我们器材部经理请了个假（一共不到三十人的小公司又这个部那个部的，我晕），到银行在卡里支了七千块，

看着钱马上就要不姓张了，真的有点欲哭无泪。

正常来说，这种款项是应该交到财务的，但是我们内部人自己购买就要交到老板手里，虽然老板有时候对人要

求太苛刻，不过在钱上并不是很黑，严格说应该是很大方的一个老板。

经理室是一个套间，我刚要敲门，突然听到里面传来了比较奇怪的声音。“啊……啊……”三楼平时很少有人

上来，外面的客户一般业务都是在一楼办，二楼的这些员工一般都比较怕老板，基本上不请示什么东西从来不上来，

躲老板都来不及，而且三楼就一个厕所一个经理室，现在公司的人基本上都去外面的交费公厕也不上楼。

别以为我没有过性经验就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没吃过猪肉还看过猪跑呢，进还是不进，想了想，心一横，悄

悄的进去，出声的不要。慢慢的推开门，外间没有人，我连忙又把门带上。

天哪，太运气了，里间的门居然还留着大约能有０。００５米的缝隙，如果不是经理平时不苟言笑而且今天还

不是特意叫我上来的，我都能认为就是在诱惑我，简直是完美的偷窥空间。

咦，人在哪？我向右面扫了一眼，什么也没有，地上只有一些女性的衣服，包括黑色的裤袜和一条粉红色的情

趣内裤，左面？我倒！老板居然坐在桌子上，双条腿向上高高的翘着，一种黑色的假阳具在她的阴道中进进出出，

随着假阳具的进去，带出了一股股的淫水，水从桌子上流在地上，因为粘稠很久才掉一滴。

很难相信，三十几岁的老板的大阴唇居然还是粉红色的，阴蒂大约有黄豆大小，我现在真的万分感激我亲爱的

父母给了我一双这么好的眼睛，如果要是作者来看的话，保证他是什么也看不到。

现在老板身体靠在老板台右侧的书架上，红润的嘴唇一张一合，就像是离开水的鱼嘴一样，请原谅，我看这个

就是像鱼嘴，眼睛很迷离。咦，她没带眼镜，太好了，她一定看不到我，因为她是个大近视。小巧的乳房随着下面

手的运动而有节奏的颤动。

“老公……老公……人家老想你呀……昨天……我去午夜……吧了，人家…真的……要坚持不住了……不过…

…我没有背叛你……钱都……付了……不过还是没做……”她另一只手不断在揉搓自己的乳房，乳房因为过于用力

而变型。

“啊……啊……用力……再用力……啊……老公…老公……我要到了……”随着一段长长的啊声，放在下面的

手不动了。刚才昂起的头也低了下来。太他妈郁闷了吧，我下面刚刚硬起来，居然这就完事了。

“对不起啊，老公，当初在你出事的那天我就发誓永远只做你的女人，现在才半年，我就快要忍不住了，你不

要怪我，可能我真的是个淫荡的女人。”她对着桌上摆着的一个镜架说。

虽然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看不到镜架里面的照片是什么，但可以猜出来一定是她原来老公的照片或是他们两个

的合影。唉，有时候感情真的是种很奇妙的东西，身体明明需要，感情却能克制它。等等，她怎么穿上衣服了，坏

了，这下我不就被发现了。

不过这种事情还是难不倒我的，马上站起来走到门口，用力的敲了几声门，然后开门跳到了门外，将头伸进来

装模作样的看了看。

“老板，在吗？咦，没人，可能是出去了吧，门也没锁，帮她带上好了。”

说完这句话，我带着脸上抑制不住的笑容下了楼。

（三）

坐在办公室里，还是抑制不住自己的笑意，我虽然没有看到老板的表情，但心里还是能想像的出那种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感觉，是惊讶，是恐惧还是些其他什么的。

看她天天装得像男人婆一下，原来也是个很淫荡的女人，不过换个角度来考虑，她一个女人管这么大个公司

（相对女人来说，女权主义者别挑我毛病），的确是很费心血，而且也没有人可以倾诉，也可以理解。假如真的有

机会的话，熟女其实也是应该考虑一下的，呵呵。

先不想这些了，刘冲的事情才是最要紧的，我连忙拿出安装盘把驱动装上，虽然我的本本是比较垃圾，用的只

是龙芯ＩＶ的ＣＰＵ，而且只支持到蓝牙６，不过正常的网络传输应该还是可以的。怪怪，怎么安装不正确，我晕

菜，居然忘了把硬件插上了，连忙又找包装盒，翻了好半天才找到那个接收器。说是接收器，我个人看来好像也就

是个耳塞，看这家伙我对我自己的六千多大洋是不是真的花到地方了真有些表示怀疑，还好没交钱，不行的话，乘

着钥匙还没送回去，赶紧取回来，万一钱用了还不好使我真赔大发了。

虽然我顶烦小鬼子，不过小鬼子的东西还真不错，我算了一下距离，我公司离刘冲家大约能有三公里左右，中

间多多少少还是有几个高层建筑的，居然受影响不是很大，画面分辨率达到２４００＊１４５０还是很清楚，但是

刘冲家的屋里目前是一个人也没有。

虽然我只是想帮朋友做些什么，但摄像头也装了，真的拿到刘薇偷情的证据又能如何，我还真的说不出来，管

它呢。只是不知道真的到了晚上是否还能行，说明书上说支持红外摄像，不过以我看来，现在的说明书纯粹是一个

变象广告，

如果晚上关灯之后也能好用就比较完美了。再有就是这东西有时候太过于敏感，有时候居然连用手机打电话的

信号都给截下来了，刘冲家什么事也没发生，到是有意无意的听了几个别人的电话。听电话中的口气好像现在的婚

内痴男怨女还真不少，难怪红杏出墙的事这么多，就现在这状况，看来我不结婚还真对了，要不的话难免二次从军。

虽然在公司真的不是有很多事情要忙，但是能下班才是真正的自在，哈哈，没人管的生活真幸福，爸妈去了福

州的姐姐家，我现在是孤家寡人一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高呼一声万岁，刚要下楼，老板推门走了进来，“小

张，你驾驶证考下来了吗？”

“已经考下来了。”说到考这个，我真服中国的体制了，明明三天就可以毕业的驾校，非要弄两个月才可以考

票，可能是驾校的ＪＳ也不好意思三天就收我几千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你和我出去一趟，去天上人间夜总会去和那个日本客商谈前天接的那个业务。”大家别误会，不是北京那个

天上人间，只是同名的一个夜总会，据说里面的小姐也是很靓的，不过第一没那个爱好，第二钱好像也没那么多，

只闻其名，有这个机会就去一趟吧。

“好的，老板，我们什么时候走？”

“现在都下班了，别叫我老板了，叫我周姐吧。”她忽闪着大眼睛看着我。

我晕，不是吧，难道这就是前趟街刘瞎子说的我今年命犯桃花？是不是在诱惑我，抑制了一下心跳，又偷偷的

咽了口口水，结结巴巴的说：“这不合适吧，怎么你都是老板啊。”

“这有什么不好的，以后没人的时候就叫我周姐吧。”

“那，那好吧，我们什么时候走啊，周姐。”

“现在就走，对了，我是不是对你们有些太苛刻了。”

“没有啊，我们一直感觉公司就像是一家人一样。”一家人是不假，看你就像是我上学时逃学看到老头子的感

觉，是怕了又怕，我暗暗的想。

“哦，我一直感觉和你们好像有距离。”我真晕，老板和员工要是没距离的话，估计也就没人当老板了。

公司的车是一辆白色的国产别克，自动档，起步的时候速度是非常快，当然了，和那种绝对的好车是比不了。

因为在驾校一直开的是最老最老的解放３０，就是一分钱上的那种圆头老解放，我老是认为让我们开这种车纯是对

车的一种亵渎，好像那种车进中国军车博物馆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这么多年还在公路上受我们这些家伙的蹂躏，怪

不好意思的。

下午的阳光居然还这么毒，只好眯着眼睛来开车，一只玉手给我戴上了一副墨镜，我的肾上腺分泌马上超常，

这种暗示是不是有些太明显了。

“下次开车时记得带墨镜，这副算我送你了。”周组轻轻的捋了捋头发，看惯了穿套装的老板，现在瞅她像个

小女人一样坐在我的旁边，我不由的有些看痴了。通过后视镜看看自己，小板寸，英俊算不上，不过戴上墨镜也是

很酷的嘛，凭什么吸引不了女人，哈哈哈。

“你笑什么呢？”周姐有些奇怪的看着我。

“没有什么，我在想这笔业务如果能做下来的话，我们公司又算是上了一层楼啊。”

“是啊，如果业务发展得好的话，也对得起他了。”他我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是谁，据说这公司最初的创

始人是他，后来周姐当他的秘书，再后来两个人就非常俗套的相恋，结婚，再再后来他再去创业，周姐接手这个保

安器材公司，再再再后来，哦，没有再再再后来了，好像他们两个还没留下孩子一次车祸他就去西方极乐世界了。

“是啊。”这种沉闷的话题我是不会让它继续下去的。

周姐顿了一下，“你下午是不是去我办公室一趟？”

“是啊，我下午去了趟，不过你屋没人，门也没锁，我随手就给你带上了，

对了，周姐这事你咋知道了，不是在公司还有你的眼线吧，可不能在背后说你坏话了，要不可危险。“

“去你的，我听小王说的。”我真是晕大了，这种谎话她也能说出来，小王没事敢和她说这个？打死我也不信。

“你上去的时候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没有啊，怎么了？”

“哦，没什么。”她低下头，不过从白晳的颈部还是可以看出，已经绯红了一片，想必脸会更红吧，“我办公

室里好像有老鼠。”

“不会吧，明天我带点敌鼠强去，这几天你就换间办公室吧，女孩子都是怕

老鼠的。“（敬告各位看官，敌鼠强现在为法律禁用药品，非法使用或持有会判刑的，自己注意啊）

“女孩子？我都这么老了，你还好意思和我开这种玩笑。”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中有羞涩，好像更多的是欢

喜。

所谓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说的就是这道理，虽然我脸皮是厚一点，不过老板长得的确不赖，而且属于那种特有

气质，特有女人味的那种，如果平时不是冷冰冰的，基本上在我嘴里可以打九十分了。只是我现在还在怀疑，就算

知道我看到了什么，也不用这样吧，这还是我的老板吗？明显的打情骂俏，还是留个心眼，静观其变吧。

路上车不多，红灯又没遇几个，可爱的警察叔叔都没因为我压线而挥手让我

停车看我驾驶证，这世界实在是太美好了。

看到里面这么多美女，口水差点没流出来，虽然不能说有气质，有气质的人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年轻，漂亮，

性感，我的天，这不根本就是诱惑我犯罪嘛，真不愧是我们市最高档次的消费场所。

老板拉了拉已经失神的我，坐到了大厅一角，不过嘛，我的眼睛还是很不争气的四处瞧。嗯，这个脸蛋真漂亮，

哎呀，这个ＭＭ胸真挺，哇，好翘的屁股，连那个日本客商什么时候坐到这里的我都不知道。

“这是日本横逼猪式会社的狗熊太狼先生，这是我们业务部经理张小刚。”

不是吧，偷窥居然还可以升官？早知道如此我早就偷窥了。这时我抬头看了看对面的这位英俊潇洒的狗熊太狼

先生，大约能有一米六左右的个子，体重至多也就是一百一十公斤，标准的鞋拔子脸上两个小绿豆眼，酒渣鼻，嘴

还有点歪，综合相貌主人就是鸡飞狗跳民不聊生，不过像个名人，尤其是鼻子下面那一小撮仁丹胡，特像烈火金钢

里的猪头小队长。

这仁兄还真有礼貌，马上低头向我鞠了一躬，“你好，张先生，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

真他妈的，看着这家伙我气就不打一处来，不过中华上国不能让小鬼子看不起，我也伸手过去，握了握手说：

“希望我们能合作愉快。”

“太狼先生，这里有些吵，你看我们是不是换一个单间来谈谈。”老板很有礼貌的说。

“太麻烦您了，入乡随俗，请您安排吧。”又他妈的鞠了一躬。我真晕，你他妈不累呀。

“太狼先生，这里有几间标准的日本塌塌米，我们在里面一面吃一面聊吧，如何？”

“真的太麻烦您了，谢谢。”又是一个九十度。

说实话，日本的塌塌米我是一点都坐不习惯，说跪不是跪，说坐不是坐，不过现在只能硬撑着了，我现在不是

张保管了，我现在是张经理，装吧。

喝了几杯清酒（这个兄弟真的喝过一次，一个朋友从日本留学时带回来的，感觉嘛，像猫尿，不如二锅头好喝）

后开始说具体事项，不过我是插不上言的，只能装做一本正经的样子听下去。

后来，这小鬼子对老板说：“下面的就属于商业秘密了，是否可以让这位张经理先回避一下。”

“好吧，小张，你去车上等我。”我应了一声，刚起身的时候发现这个狗熊太狼眼里红红的，我晕，这种眼神

我可看太多了，我那帮哥们想对女孩子干坏事的时候都是这种眼神。

出了这间屋子，我马上到吧台把隔壁的一间也包了下来。用口水把中间的纸弄湿之后，一只眼睛不停的盯着那

个狗熊的一举一动。

虽然狗熊样子不怎么样，不过中国话说的还真溜道，酒量也是不错，一直在给我们老板劝酒。不过这个主意他

可打错了，我们老板的酒量不要说普通女人，就是酒量不错的男人都未必能是她的对手，我亲眼见过在公司的一次

庆功会上她连着喝了二十多杯茅台，虽然杯是七钱的，不过我是绝对不敢跟她较量。

只是清酒喝多了肚子难免会有些涨，老板说了声，就去了洗手间。这时候我发现狗熊从衬衣中拿出了一个小塑

料包，里面有白色的粉末，倒在老板的那杯清酒里，又轻轻的晃了晃。老板跟着进来，小鬼子和她碰了一下杯，两

人都一饮而尽。

狗日的，不是春药就是迷药，是不是应该看场活春宫哪？不过让日本人占了便宜也不行啊，咋办哪？

（四）

这面我还在犹豫是不是应该去告诉老板酒中已经下了药，虽然自己还是很想看到老板裸露的身体也想听到她诱

人的淫叫，但是对方是日本人，是小鬼子，怎么想也不心甘。

偷偷拉开拉门，小声地叫过来服务生，让他等一会那位穿灰色套装的小姐回

来的时候来这个房间一趟。

随着漫长的等待，当然了，实际上时间也就是两三分钟，不过我已经有些等不及了，抬眼看了看我挖的那个小

孔，老板还没有回来，而可爱的狗熊先生已经不是刚才那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很有些怡然自得的挖着鼻孔。

这他妈就是彬彬有礼的日本人？我暗暗地骂了一句。好像在他的心中老板已经是囊中之物了，不过今天有我在

这，他这个诡计是休想得逞了。

满怀爱国激情的我马上走出了包房，在过道中遇到了老板，昏黄的灯光下，三十岁的她根本就看不出真实年纪，

原来相貌就不错在这种环境下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妩媚，我不由的看痴了。

“小张，怎么是你呀，有什么急事吗？”

“没有什么的，只是老板，有点事我想和你说说。”

“我都说了，叫我周姐就可以了，什么事你说吧。”

“那我就说，老板，哦～～周姐……”我抬眼看了周姐一眼，“我老觉得那个小鬼子不地道，你得防着点。”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会提防他的，谢谢你了。”说话间，眉毛向上很夸张的扬了一下。

到公司也快两年了，常听我们的客户说我们老板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但我在单位只是见过她冷冰冰的样子，

今天下午的事除外哦，一般来说，扬眉都是在意气风发的时候才会，只是那双大眼中有很多东西，但我能读懂的只

是有寂寞和疲倦。

“你要小心啊！”我很紧张地看了她一眼，“小鬼子没好人。”

“我知道的，不过现在的我，首先是老板，然后才是女人。”她长叹了一口气，“你的人很不错的，只是有时

候把私人间的感情看的太重了，”顿了一下，“不过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想今天你也没有机会来这了。”

我现在真的有些怀疑，现在的女人和刚才叫我来的时候是不是一个人，刚才明明很妩媚的一个人，现在整个一

商界强人。是我不明白还是她变化快？

“先生，需要帮忙吗？”一个胸大的像木瓜一样的女服务员，很花痴的对着我说。

我抬头看了一眼，“谢谢，不用，哦～～对了，刚才进去的那位客人是日本人，你知道吧？”

“是的，我知道。”

“哦，这个、这个……这么说吧，这位日本客人有那种嗜好，明白我的意思吧，哦，也就是喜欢别人虐待他。”

“不会吧？”说完这句话后，这女人很鄙夷的看了一眼那个房间，“不过小鬼，日本客人常有些惊人的举动，

只是这件事要向领班知会一声。”

“好的，你带我去见领班。”

见到领班把事情一说，那个年青人皱了皱眉，不过也没说什么，回头拔了一个电话，低声说了几句话之后，对

我说道：“先生，虽然客人的要求我们都会接受，不过现在是在国内，希望你们还是注意点，不要激起民愤。”

我含笑点了点头，走远了，隐约的听到那个年青人在小声嘀咕，“妈的，汉奸……”虽然知道骂的是我，但我

没有一点生气，其中原因地球人都知道，我也就不费话了。

回到那间塌塌米里继续我的偷窥，老板和那个日本猥亵男分别坐在小炕桌的两端（啰嗦两句，好像塌塌米里的

小桌有个学名，不过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小鬼子的东西叫什么，再有就是去年网上有个ＰＳ的着名作品也就是猥

亵男，虽然二人在体积上差了许多，不过我看起来好像都是一个样子的，是我眼睛出问题还是其他怎么回事就知道

了，不过咋瞅都是差不多）。

狗熊先生举着一杯清酒，晃晃悠悠的向老板敬酒，“周总，为了我们快乐的合作，请干了这一杯。”

“太狼先生，你不知道在中国向女性敬酒是一种很失礼的举动吗？”美目盯着那双小眼。

“对不起，不过这是一杯庆祝合作的酒，中国有句话叫喜酒不醉人的，我们合作也应该算是一件喜事吧。”狗

熊并没有因为老板的话而放弃劝酒。

“好吧，只此一杯，下不为例。”随着一声脆响，两杯清酒各自下肚看到这里。我感觉狗熊好像是要下手了，

但是这笔生意对老板一定是很重要的，生意要做，但中国人的尊严更不能丢，手下意识的就向腰上摸去。

这是我在部队时在野外生存时养成的习惯，那时候枪刺是挂在腰间，不过，想当然的，我没摸到枪刺，不过还

是摸到了一个东西——手机。可照相的手机可以当成简易ＤＶ的照相手机可以连续摄制４０分钟视频语音的ＤＶ照

相手机（此处写法借鉴了温瑞安先生写法）

沉默了一会之后，狗熊的手有些不老实了，身子也慢慢的向老板那面靠了过去，老板往左躲了躲，但狗熊并没

有因而放弃自己的妄想，更是变本加利地向老板那面蹭过去，老板又躲了躲，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但是脸色已经

有了愠色。

狗熊以为老板没吱声就是默许，将熊掌（狗熊太狼的手掌帮简称熊掌）放在老板的大腿上，老板一把将熊掌打

开，并站了起来，“狗熊先生，请你放尊重一点。”

“周小姐，不要生气嘛，这笔生意我想你赚的不会是个小数目吧，再有，听说你丈夫已经过世，像你这样的女

人，怎么可能不需要男人的怜惜哪。”

“你，你住嘴，我们只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吧，而且不一定非要和人合作，对不起，失陪了。”老板在屋角里

把小包捡了起来，就要打开拉门走出来。

“八格，今天由不了你了，％＃＠＄＆＄＃＄％＠＃＃＄＠＄％＆％％＃＆

（特殊符号为日语，本人不会）。“一把将站起的老板拽倒在桌前，嘴里喘着粗气，将老板的套装的上衣撕开

了一个大口子，露出了黑色的内衣。老板在极力抵抗，不过一个女人来对付一百多公斤的一个男人，抵抗显得那样

的无力。

“吱”我把隔壁的门轻轻的拉开，打了一个响指，狗熊当时也愣住了，随手又将门带上，很有礼貌的对狗熊先

生说了一句，“先生，你这是在强奸，是重罪哦！”

“八格！”狗熊伸出拳头就要给我来一下，不过他未免太小瞧在部队呆过五年的我了，虽然我还是在８３４＊

部队内卫的挑选中败下阵来，但是对这种除了可以在肉联厂才可以为人类做出一些贡献的家伙，简直是太轻松了。

抓住打过来的手腕，一个过肩摔，只听“啊”的一声，狗熊以一个很标准的狗吃屎的动作扒在了地上。

我抢上一步，抓住狗熊的脖领，左右开弓，一连串的耳光过后，我惊愕的发现，以狗熊的脸来看，他的身体长

的极不协调，因为虽然身体已经很是肥大，但和脑袋比较就像是庙会中的大头人一样可笑。

“操你妈的，中国人是先礼后兵，我都告诉你了，你要是主动点是不是少点皮肉之骨。”

“我是日本人，我要向领事馆，大使馆，你们的公安局，外交部投诉，你殴打日本合法商人，我会控告你的。”

狗熊的嘴还在硬。

“你他妈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我打开手机，放出了刚才暴力的那一段，当然了，我打人的这段我是不会录

进去的。狗熊马上就不吱声了。

虽然是我现在占据着主动，不过心里也一直在打鼓，有些中国人整个就是一汉奸，小鬼子好对付，汉奸来那可

就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了。

便蹲下轻轻地拍了拍狗熊的胖脸，“别看你是外国人，你现在犯的是大罪，你又没外交豁免权，如果我们要告

的话，你就等着判吧，哎，别装死，我知道你听得懂。”

走到里面扶起了老板就往外面走。

刚才还在用力抗拒狗熊的老板现在简直就算是瘫在我的身上，本来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不过走到门口时领班

和那个花痴服务员的话差别没气死我。

“看到没有，就这两人，和小鬼子玩ＳＭ哪。”

“瞅这两人不像是那种不三不四的人。”

“现在这年头，再说，好人谁来咱这啊！”

“那你算啥？”

“我是出于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

两个人又开始打情骂俏。看那领班也是一带人才的，居然眼光这么差，我苦笑着，别人说啥我也不能再起事了，

再起事怕就不是我能平得了的了。

将老板扶上了回头又看了看天上人间，还是那么富丽堂皇，只是刚才在大厅的那群美女全都不见了踪影，也许

都去制止暴力强奸犯罪去了吧，当年刘主席就说过嘛，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践之分，她们也为社会稳定做出

了很大的贡献。

车上了公路，城市的十一点只是夜生活的初始，路上车很多，走的很慢，我转头看了老板一眼。

她的眼睛已经闭上，脸色很红，呼吸也变得很急促，保养的很好的胸部随着呼吸而起伏着，透过撕坏的内衣，

隐约可以看到胸前的两团白肉，这么香艳的场景让还是处男的我真是有些受不了，我的呼吸也变的急促起来。

前面是堵了好多的车，听外面人说话，好像是前面肇事了，我又看了老板一

眼，估计她现在一定是药劲上来了，便哆哆嗦嗦的伸出右手去摸老板的右胸（为什么不摸左胸，因为我国的车

大多是左手舵，摸副驾驶位置人的左胸是比较别扭的，除非是将搂着脖子摸，方便的朋友可以自己试一下）。摸了

半天，感觉很平，斜了一眼才发现原来摸的是小腹，虽然偷窥老板的时候是镇定自若，但是自己实际做就是另一码

事了。

默念了两遍毛主席的教诲“下定决心，不怕抓住，排除万难，告别处男”，稍稍冷静了一点，终于握住了老板

的右乳。她的乳房比较小巧，和她的人一样，但是很饱满，感觉不出有干瘪或是下垂的样子，但是隔着纹胸，感觉

还是差了一层，刚打算将手伸进衣服里面，但是一声很响的“嘀”声马上把心猿意马的我唤了回来。

妈的，按什么喇叭，万一把我吓的不举了怎么办？抬头一看，前面的车已经开出将近二十米了，而我还在原地

不动，难怪后面人急了。

可是现在去哪里？回家？老爸老妈看到我带个女人回家就是不杀了我。第二天问我人是谁？干嘛的？多大了？

七大姑八大姨的社会背景？吃过饭是否爱扣脚丫子？睡觉时放屁磨牙与否等若干问题也能烦死我。

到哪去？我漫无目的的随着前面的车龙前进。

（五）

夜色下的城市比白天少了几分喧哗，多了几丝妩媚，白天备受沙尘侵袭的霓虹灯也开始亮了起来，我脑子里昏

沉沉的，车中ＣＤ放的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秋日私语，悠扬的琴声和现在车内旖旎的风光有些不合时宜，不过我在

心特别乱的时候都会放这支曲子，凑巧车中的ＣＤ也有这支曲子。

今天把狗熊揍了一顿，公司的生意会不会告吹？虽然我手中有所谓的证据，但这东西如果真的呈到堂上的时候

是否真的有法律效力？中国还有太多太多的汉奸。想到这些，我的头不禁又疼了起来。

“妈的！”我低声的骂了一句，转过头来看看，老板睡得很熟，很恬静，我不知道月光曲中那位盲人姑娘是个

什么样子，但现在的老板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熟睡的天使，淡青的月光映在她的脸上，除了圣洁之外还有一丝媚惑。

这是到哪了？成基大厦？晕，怎么走了这么远，粗粗的估计了一下，在刚才恍惚的时间内至少已经跑出了四十

公里，现在已经到了近郊的成基大厦，这个地方据人说生意一直不错。住在这里的不外乎两种人，一种是公款消费

的王八蛋，

吃公家喝公家祸害公家骂公家的公仆，另一种则是幽会的情人，如果硬说有第三种人的话，可能就是我了，也

许是艳遇，也许是犯罪的前一步。

拿我自己的身份证开了一个标准间，可能是这里的服务员已经看过太多了，看到我抱着老板开房居然一点惊异

的表情都没有，在她们心中，我不是第一个，不可能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永远也不是最后的一个。

我的房间号很浪漫，５２１号，我爱你，不过我现在是丝毫浪漫的想法也没有，怀中的老板就像是一个烫手的

山芋，留着不是，扔了也不是。

进了房间，老板的身子忽然扭动了起来，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她的小口一张，“哇”的一声吐了出来，我

可怜的皮尔卡丹，尽管是假的，不过也花了我六百大洋，不过我能和喝醉的人一般见识吗？不能吧！我能和喝醉的

老板一般见识吗？打死我也不能吧！！自认倒霉吧，我解嘲的想。

为了冷静一下自己的心绪，别笑我，哪个正常男人碰到这种情况如果还能说是心如止水的话，我怀疑除了柳下

惠之外没有其他的第二人选，只是我一直在怀疑柳下惠可能是有某种难以启齿的隐私，所以才可以坐怀不乱，如果

是我的话，可能＃＄％︿＆＊（，以上的话吹牛成份居多，因为，美女在室而只有贼心没有贼胆，实在是件很失败

的事情。

进了洗手间，一把凉水激在脸上，我整个人都清醒了很多，刚才为民除害、为国争光的想法一下子都跑到了爪

哇国去了。

目前我面前的问题主要是有几个：其一，老板怎么处理，千万别告诉我上了就完事了，虽然老板不一定是什么

贞节烈女，但是告我一下我的美好青春怕就要交待了；第二，小鬼子被我一顿爆打，会不会有某些强烈支持中日友

好的民主人士去某某地方参我一本；第三，刘冲的事，我日，算了，自己的事都整不明白，哥们？一边去吧。

晕沉沉的抬起头，看到镜中的我，虽然头发有些凌乱，眼中也蕴含着血丝，不过也是蛮帅的。胡思乱想中，听

到房里传出一声极富诱惑的嘤咛，我下面的兄弟可是没有我自己这么争气了，明显的对门外的女人开始行举枪礼，

对它来说，

没有身份、地位的差异，想了就行，有时候还真羡慕它。

美女在室，对于大多数男人实在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尤其是这个美女醉醉的昏昏沉沉的时候，实在是奇怪在

这个时候我还会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不过想法再多再完美也没什么用处，还是出去面对这个难题吧。

老板侧躺在席梦斯上，樱红的小口中不知道在嘟囔着什么，好像是在叫一个人的名字，隐隐约约的听不清楚，

开始好像在喊她的前夫，慢慢的好像又变成了我的名字。床前的我实在是有够迷茫，难道我会是老板的梦中情人？

这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后来她对我说，那天喊的的确是我的名字，并不是我有多迷人，而是作为在有男人保护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

对他产生依赖感，是否如此就非本文讨论的内容了。）

【完】